


集部

# 横浦集卷六

宋　張九成　撰

## 書傳統論

### 堯典論

堯典之名乃舜時史官所立也舜大聖人也其史官豈司馬遷班固流哉余味此名乃知當時史官識慮之高遠也何以言之孔安國曰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

之五典言常道也是典之為義特載帝堯常事而已今觀其所載皆後世人主勉彊勞苦終未能彷彿其萬一者而曰常道則其意所責於後世人主者其亦不淺也夫其所載者欽明文思以下以言堯之德如此豈常事哉克明俊德以下以言堯之用賢如此豈常事哉乃命羲和以下以見堯之同天亦豈常事耶疇咨若時以下以見堯之知人此亦豈常事耶朕在位七十載以下以見堯之識變此亦豈常事耶顧此數事皆光明俊偉超

諸碩大卓卓乎羣聖之上而不可及乃以謂常道意欲後世人主讀此書者味此名者撫心自問曰吾之德果如堯乎吾之用賢果如堯乎同天如堯乎知人識變如堯乎審曰能之不足高也特人主常道爾如未能焉宜如何哉余以是知舜之史官決非司馬遷班固流也學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吾儕讀書當學堯舜堯之德堯之用賢堯之同天堯之知人堯之識變果何自而來哉當亦知所主也盍深思其所以然他日以堯舜之道輔

吾聖君則亦有所據矣若乃止資為博物洽聞之具此非堯舜時史官所望於後世者戒之哉

舜典論

舜典一篇所紀載舜之德舜之歷試舜之攝位舜之祭天舜之祭祀舜之朝覲舜之廵狩以至分州定山川謹刑罰去四凶盡下情戒諸侯命九官北三苗皆朝廷之大務天下之偉觀自匹夫而登廟堂其規為矩畫有足以聳動天下若素所更練者此豈常道也哉而史官亦

稱之為典以是知人主之職不易為也堯舜之盛僅免過而已矣謂之常道豈無意哉後世有天下者其可少肆乎

## 大禹謨論

余讀此篇舜禹皐陶益之言雜然並著而作史者獨以大禹謨名篇孔子序書亦不聞有所刋正何也曰堯放勲舜重華禹文命勲出而成華華著而成文其曰文命以其言語見之於文也大禹平生所學所得止在后克

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數語而已故力行克艱厥臣之言於下盡力溝洫而不憚力陳克艱厥后之事於上使舜念德而不忘作史者名之以謨正以其平生所學所得在此而言也孔子存之豈以是乎然則誠如此説止載一二章足矣又何必盡入諸人之言以充足其數乎曰此一篇意義纍纍若貫珠豈可去也禹一倡此謨於上而舜以堯證之益又證之禹又證之益又賡克艱之意以為戒禹又賡克艱之意以為九功

之説舜又稱述禹功而致禪位之意禹又陳述臯陶之功念哉之言舜又稱臯陶之功臯陶又稱舜之德舜又稱臯陶而終禪位之語於禹舜又傳爲天下當執厥中之法于禹禹又徂征有苗益又使禹自克此皆大禹倡克艱之言而君臣之間言語往復以廣此意至於數豐而後已要皆謀之大者也此所以總名之曰大禹謨以言此篇之謨出於禹之倡也想史官作書之際愛此一節事故收拾排比於此篇而因丈命之稱以敷述焉其

經營用意可得之於萬世之下嗚呼此意微矣豈遷固所能萬一哉此所以為唐虞之史官也

皐陶謨論

此一篇所載皆皐陶所言其目為皐陶之謨不疑矣然而大禹平生之謨止在克艱而皐陶平生之謨止在允迪厥德其曰謨明弼諧以言允迪厥德之效也蓋皐陶平生所學所得止在允迪厥德謨明弼諧兩語而已其散為知人之術與禮德刑之説者皆自允迪厥德而推

廣之也人之學問皆自有所入大禹自克艱而入臯陶自踐履而入顧其所入雖不同要皆足以謀天下萬世之常理此所以獨稱謨也後之學者因禹克艱之言臯陶允迪之言心體而力行之見天下萬事往來今古皆不出於克艱允迪之中則大禹臯陶之心見矣學不如是其讀帝王之書復何用乎余故悉力而言之

益稷論

益稷未嘗有一言而乃以名篇何也曰此史官之意以

謂禹之所以成功者以益稷同心為之佐也同心協賛得以名篇使後世之士知功不必爭名不必擅儻吾懷至公之心共成天下之務如益稷者亦自不廢於唐虞之時至列名於禹臯陶之後則忌嫉之心彊愎之意庶幾其少瘳乎益助禹以刋木而奏鮮食稷助禹以濬川而奏艱食鮮食二人與同其勞苦共成此大功三人之心一而無間史官以其一也故以益稷名篇而附於禹臯陶之後焉至於論安汝止以動上帝作股肱耳目以

至治庶頑讒說反覆辨論至於賡歌皆禹昌言之所及也故因以附焉其主則在益稷而已觀書者宜詳焉

禹貢論

此一篇以為史官所紀耶而其間治水曲折固非史官所能知也竊意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此史辭也禹錫玄圭告厥成功此史辭也若夫自冀州至訖于四海皆禹具述治水本末與夫山川之主名草木之生遂貢賦之高下土色之黑白山之首尾川之分派其所

以弼成五服聲教訖於四海者盡載以聞于上藏之史官畧加删潤叙結成書取以備一代之制作而謂之夏書然其閒稱祗台德先不距朕行此豈史辭哉此禹之自言也自稱祗我之德不違我之行而不知退讓安在其為不矜伐哉曰古之所謂不矜伐者非如後世心夸大而外辭遜也其不矜伐者在心其色理情性退然如無能之人不言而天下知其為聖賢至於辭語之閒當叙述而陳白者亦不可切切然校計防閑如後世之巧

詐彌縫也使其如後世之人中外不相應豈能變移造化成此大功哉余因以發之然此書所紀事亦衆矣而謂之禹貢其間言篚賦亦詳矣乃不畧及之何哉曰此史官名書之深意也其意以謂昔者洪水茫茫九州不辨民皆昏墊今一旦平定四海使民安居樂土自然懷報上之心以其土地所有獻於上若人子具甘旨溫清之奉於慈親焉此民喜悅之心也名篇之意其在茲乎不及賦篚者為名雖曰賦篚亦非彊為科率使民不

聊生也其喜怳顧輸亦若貢物然此所以總名之曰貢也意其深哉嗚呼山川道里水土細微事亦大矣而其名篇乃以民心為言則聖賢之心盖可知矣其意如此豈班馬所能及哉

## 甘誓論

堯禪舜舜禪禹其俗成矣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至禹乃傳其子雖曰天命而德自此衰矣是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大人世及以為禮之時也然謳歌訟獄朝

覲者不之益而之啟曰吾君之子也其間豈無不平之人乎史記云有扈氏禹之後又曰啟立有扈氏不服故伐之此所謂不平之人也啟乃親至其國以兵臨之又至於大戰比堯舜揖遜而治大相遠矣誓所以約信也兵事貴嚴故誓以賞罰猶祀五帝之有誓戒祀事亦貴嚴故也事至於此天下亦可知矣

五子之歌論

嗚呼禹方一傳而太康遽失國以是知天下之難保也

禹之功大矣挈天下墊溺之民人人置於安平之地啓方即位有扈不服而至於用兵太康繼啓一出畋獵便至失國使孤母衆弟悽然暴露洛水之上無所歸赴豈非天下難保乎雖大禹平生之功不能盖此畋獵之過也為人君者其可少肆乎予意有天下者當書此歌置之座右以警放肆之心其庶幾知免乎

胤征論

東坡按史記及春秋傳晉魏絳吳伍員所說以見征羲和

出於羿擅國政時非仲康之意其說詳明信不誣矣且史記云帝太康崩弟帝仲康立仲康崩子帝相立帝相崩子少康立羿既逐太康太康崩其弟仲康立而羿執政是仲康名雖為君其賞罰之柄則在羿而已如漢曹操魏司馬懿是也孔穎達云左傳云羿因夏氏以代夏政羿於其後簒天子之位仲康不能殺羿必是羿握其權據五子之歌仲康當是其一仲康必賢於太康但形勢既衰故政由羿爾羿在夏世為一代大賊其說是矣

仲康崩其子相立羿遂簒位國是有窮相依斟灌斟鄩二國葢夏之同姓也羿淫于原獸棄武羅等而用寒浞為相浞虞羿于田家衆殺之浞取其國家淫于羿室生澆及豷使澆滅斟灌斟鄩殺帝相相之后曰緡方娠逃於有仍以生少康有仍葢后緡之國也少康為有仍牧正澆又欲殺少康少康奔有虞有虞思夏德於是妻之二女而邑之於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夏之遺臣曰靡當羿死時奔於有鬲自有鬲收二國之燼少康遂收夏

衆撫其官職遂滅有過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
東坡曰以此考之則太康失國之後至少康祀夏之時
皆羿浞專政僭位之年胤征之事盖出於羿非仲康所
能専義和湮湎之臣也而貳於羿盖忠於夏也如王凌
諸葛誕之叛晉尉遲迥之叛隋故羿假仲康之命以命
胤侯而往征之何以知其然也曰胤侯數義和之罪至
於殺無赦然其實狀止於酣酒不知日食而已此一法
吏所辦爾何至以六師取之乎夫酒荒厥職之人豈復

有渠魁脅從之事是彊國得衆者也讀書如東坡之見可謂過人矣孔顥達知之而不敢斷者以孔子叙此書而不刪也然余攷之羿挾天子以令諸侯羲和在朝知必將篡位稍出智慮必為有羿所圖故一付於酒如竹林諸子之處魏末晉初也以智求免將有所待耳明知日食而不告者其意以謂吾夏臣也乃盡職於羿朝何為乎以酒自汚使羿不疑一旦軒然歸國知日食之禍當有篡位之舉故嚴兵起師將以圖羿而復夏氏也胤

侯蓋羿腹心之臣故遣往征之爾功之不成天也義和之心非東坡其誰與明哉至其淫湎事偶未深辨故余表而出之

湯誓論

余讀堯舜二典以還初見甘誓而悵然曰去堯舜未遠而有此舉堯舜之風不復有矣既又讀胤征則又異焉去堯舜未遠已有簒弒挾天子令諸侯之事使童懷讀之必不忍聞使賈誼讀之必至於痛哭流涕尚有說者

曰羿凶人也安知義理今讀湯誓乃公然以臣伐君取天下而有之其驚駭耳目震動心志益又甚矣伊尹成湯皆聖人也聖人而為此舉此所以愈可怪駭也嗚呼使啓知太康不肖擇聖賢而授之使堯舜之風相踵不絶安得有胤征湯誓之事乎此余所以深悲也

仲虺論

湯之伐桀非湯本心也伊尹為之謀主也桀既奔南巢湯歸至大坰其心以謂桀君也我臣也以臣放君乃自

我始得無慚乎且啟後世亂臣賊子之心以謂臣皆可以放君也其慚豈有既乎仲虺以謂事既往矣天下已歸我矣儻湯念不釋如此其何以恖惟新之政以號令天下乎故作誥首言桀之得罪于天次言桀必害己次稱湯之盛德次戒湯之謹終于始永保天命之意以安慰湯之心此臣子忠愛之至也東坡曰湯之所慚來世口實之病仲虺終不敢謂無也夫君臣之分放弑之名雖其臣子有不敢蓋况萬世之後乎真格言哉

湯誥論

成湯聽伊尹之說脗然與其心合故其誥諸侯也一以仲虺之意而不少異焉先稱上帝愛民人君當體天意以愛民而夏王作威敷虐以失天意次言萬方諸侯並告無辜于天天已降黜之矣次言我體萬方之意以請罪于有夏與伊尹戮力請命于天今夏王已黜服矣次言吾有天下兢懼如此此又慚德之發見也次戒諸侯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此所以安慰

天下諸侯之慚德也至其弗敢蔽弗敢自赦在予一人無以爾萬方之語皆慚德在心不得不為此悲苦之言也讀之使人淒然況當時諸侯有懷慚德者其敢少肆乎嗚呼湯亦可謂不幸矣處危亂之時行放君之事人見其尊臨天下位居九五而不知其憔悴無聊與猩狎之人等也其亦可謂不幸矣彼爾莽卓及爾操懿偃然不慚真天下凶人也借湯為口實是益重湯之慚德爾吁可痛哉

横浦集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横浦集卷七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柳邁祖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范鐘

# 横浦集卷七

宋　張九成　撰

## 書傳統論

### 伊訓論

此一篇乃太甲即位之初伊尹以太甲繼湯之後其任甚重其責亦重一失其機天下事去矣而吾乃成湯謀臣相與伐桀有天下者也其憂不得不深其防不得不

預故於告廟之際俟甸羣后之前稱説夏之先君有德如此而桀弗率遂亡天下湯伐桀有天下以寛除其虐猶秦苛法而漢祖入關止約法三章以收天下之心也太甲守成當以愛敬為主湯如此盛德猶從諫好古故為君為臣皆盡其道而以忠恕為歸所以有天下又為子孫無窮之計所以敷求明哲之士以輔相之又制官刑使羣臣匡正之先王之意如此太甲宜自愛重況天之福善禍淫如此而吾之善惡所係如此其可少忽乎

余深味其言諄諄如富家老翁惟恐其子孫忘其平生勞苦而失其基業也夫成王即位周公作立政太甲即位伊尹作伊訓伊周之見其過人遠矣想見伊周見太甲成王皆非有天下之姿特以天下不可無主祖宗不可無嗣故立之爾心知太甲必不義成王必聽讒故於即位首訓以祖宗之業首告以知人之事亦心知太甲必悔過成王必悔寤故斷然立之使其有過或放于桐以救藥之或居東以欵待之終無不如其意者其規模

造化為如何哉使學者不至伊周其殆矣夫

## 太甲論上

嗚呼傳子之弊乃至是哉禹再傳而得太康太康以畋遊失邦湯一傳而得太甲太甲以縱欲被放使啟與湯復舉堯舜故事擇天下大聖賢而授之安得有此危事哉噫太甲非伊尹事其去矣葢君天下自有君天下之姿如太康太甲其姿乃如世禄之家不肖之子耳豈有君天下之器局乎然傳子之法既行雖伊尹亦無如之

何特恃聖賢於其間造化之耳伊尹知太甲姿質下中非人君之質然亦知其有善端可引而納之於善故於即位之始當祖宗羣后百官前以伊訓一篇警動之又有肆命之篇又有徂后之篇是皆開大其為善之路而沮止其為惡之機也太甲善端淺薄惡氣闊大不能自還故於伊尹之言漠然不省伊尹又陳先王求賢之説以感發之又陳越命自覆之言以震動之而太甲又不省夫其所以不省者惡氣也然而善端融融非困於心

衡於慮不能作非徵於色發於聲不能喻此伊尹所以放於桐宫以造化之使其屏遠小人以殺其惡密邇先王以大其善悲辛感愴悪念潛消此所以克終允德而卒為有商之賢君也嗚呼伊尹其巧妙哉其亦不幸矣哉首相湯以放桀終攝位而逐君使其有一毫姦心天下其肯帖首妥尾以聽其所欲為而無異辭乎古之人其過人遠矣此余所以三歎而不能自已矣

太甲論中

此一篇載伊尹以太甲克終允德以冕服奉之以歸又作書以慶太甲之改過太甲又自陳往昔失路而今日自新之意伊尹又陳允德必有實效如先王子惠困窮而民悅之鄰邦徯之其所以望太甲者無已既又指允德之實在孝恭聰明使上念祖宗下念臣民所見遠大而不為一時快意之計所聽仁義而不聽悖道害德之言則允德協于下而為明明之君矣豈不休哉嗚呼天下樂事其復有過人主改過復歸朝廷百官羣后皆退

就諸臣之位以聽新政者乎此余所以想見商家君臣有無窮之樂也

太甲論下

嗚呼伊尹愛君之心豈有紀極哉伊尹於伊訓肆命徂后太甲上太甲中其所以開導太甲亦至矣今下篇方申誥以敬仁誠之說其要欲太甲修德不已而所以修德者正在於用君子虔虔懇懇如富家老翁所以詔告其子孫者丁寧再三喋喋不已其愛君之心可謂極矣

且又使太甲修德當有其漸不可淩節躐等以自欺也第聽君子之苦言而絕小人之美語使深思力行一到元良之地則萬國正矣萬國正可以已乎學豈有止法哉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豈在多談哉申公曰治道無多談顧力行如何爾故戒以辯言亂舊政伊尹之心期於太甲悔過修德法先王而已使太甲元良而萬國皆正則伊尹之職辦矣成功不去此貪位也故又自誓以罔以寵利居成功君臣兩盡其道則湯之天下

國家其太平豈有紀極哉伊尹拳拳之意真可為臣子之法

咸有一德論

此伊尹告歸留遺意以告太甲也其拳拳於宗廟社稷可謂至矣其忠愛太甲亦可謂極矣蓋德者得也一德者其所得終不可亂也儻非真有所得其能不亂乎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是人生本自有得也又曰感於物而後動性之欲也是感物而動已墮於欲而非本體

也天下有真能得其天性者則有感而應應而不流人欲每不能為吾害雖千變萬化而吾所得原不亂也此一德之謂也非篤信好學超然自有開寤者其能彊為之哉夫天難諶命靡常天命不可保如此吾有一德天在此命亦在此誰謂不可保乎吾德不一是墮於人欲矣嗚呼人欲何所不至乎適為亡國之資而已夏桀不識此德故不知幽有鬼神又不能知明有民人墮於人欲為慢為虐使皇天弗保而鑒觀四方開道有命可以

當歷數者當歷數者其惟一德乎有一德則可以為天地神明之主惟伊尹與成湯君臣之間皆超然真有所得上當天心可以受歷數而君九有草夏正夫一德之所在天之所在民心之所在也有此一德天必佑之民必歸之猶影之隨形響之逐聲也豈天私於我我求於民哉德之所在理固然耳夫成湯伊尹咸有一德而至得天下夏桀弗克庸德而至失天下然則吉凶在人災祥在德復何怨尤哉太甲新復君位可不知躬求一德

以為君又可不於任官左右亦求一德哉自惟新厥德至時乃日新此使太甲自求一德也自任官惟賢才至惟和惟一此使太甲求一德之臣也太甲悔過乃憤而啟乃悱而發不可謂無所得矣然又不可止此以自足也既有所得當廣大之日新之故既有所得之後方且主善為師而無常師此蓋所謂廣大之日新之也然而廣大日新之則可捨吾當時所得則不可故曰善無常主協于克一欲識一德之效使萬姓閒吾號令不期而

皆曰大哉王言又因吾言以行其善政又皆曰一哉王心如此則一德可見矣其感寤天下也深矣然後可以上安天位下活烝民如此可以已乎曰未也七世之廟尚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尚可以觀政況君民相須其可不留意乎夫聖人之道夫婦之愚可以與知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儻以一德自止以夫婦為愚不肖不足與有言此非真有所得也真有所得者必廣大必日新使匹夫匹婦不得自盡此少有所得而忽天下之人也非

一德之本也惟日新而不已者然後可與論一德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天不已文王亦不已則一德之不已復何疑哉伊尹以告歸故歷舉傳心之法以付太甲猶堯之禪舜舜之禪禹以一言相付曰允執厥中是也中即伊尹所謂一德也君天下之法止於此而已矣可不念哉

## 盤庚論上

異哉商家之君皆以遷都為家法夫遷都豈細事哉周

有天下八百餘年后稷封于有邰太王避狄居于岐文王徙于豐平王避狄遷于洛不過三遷而已而商自契至于成湯八遷自仲丁至盤庚又五遷朝廷宗廟煩費勞動人民生業經營破壞何苦而為此舉耶盖商自有玄鳥之祥其家法頗信神怪往往如西漢夏賀良陳陽九之厄東漢楊厚孫言三百五年之厄故有遷都之說以攘其禍乎何以知其然哉自亳有桑榖之祥太戊一傳至仲丁即有囂之遷再傳至河亶甲見殷復衰故有

相之遷又一傳至祖乙有耿之遷太史公曰自仲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於是諸侯莫朝陽甲崩盤庚立盤庚復遷殷九世之亂事幾亡國而遷都紛紛皆桑穀之祥也豈商家君臣見商緒漸衰而桑穀生朝將有亡國之禍故爲遷都以應其變乎其間又有造化之意試一言之自湯以前雖爲諸侯所遷不過百里之内其事爲輕自仲丁以來以至盤庚已有天下矣王者以天下爲家京師爲室其遷爲重

蓋朝廷宗廟百官人民一動勞費公私皆然其所以區區如此者蓋宅都既久風俗寖衰事勢寖大恭儉久而奢侈生勤勞久而簡慢起以德率之既未易化以法齊之又拂人情非大有以勞動之使之一變其心術一易其耳目未可以言治也惟是遷都上下勞動跋履山川升降險阻風餐而水宿露居而野處耋艾既欲其安也孩幼又欲其適也憂驚迫乎内紛紜變乎外一家之情如此況上自天子下至小民散漫乎山澤交横乎道路

薪水之給其能如所求乎器用之資其能必所願乎此
特其塗路之苦爾至於已至新都山川異處風土異宜
昔時之處所便安者今亡矣昔時之所往來勞苦者今
變矣上下一切失其故步奢侈變而爲恭儉簡慢處而
爲勤勞以德率之則易以從以法齊之則無不聽此商
家祖宗以遷都一變奬俗之意也至於盤庚不特俗奬
又有圯毁之患因時而遷其意在此然遷都太數上自
百官下至庶民無不憚勞而怨咨者余以董卓遷都事

觀之盤庚亦可謂賢君矣董卓謂楊彪曰百姓何足與議若有前却我以大兵驅之可令詣滄海嗚呼此盜賊之說也豈可施之廟堂哉且盤庚人主也福威在我生殺在我欲遷則遷欲止則止有何不可而三篇之意丁寧反復詳盡周悉言禍亂將臨而新都之可樂必使上下之心皆通暢快適曉然知利害所在而後已其與賊卓所為豈止霄壤哉上篇之意大抵主在羣臣其意以謂自先王以來皆灼見天命即有遷都之法豈我私意

創為此舉哉儻當遷不遷將有非常之禍今我此遷乃延將絶之命于永久也盤庚之教既出矣言又敎于民委曲盡情不為暴厲以謂斅民當自在位始今羣臣乃不循商家舊事不稟祖宗法度不從君命不聽人言而私圖適意豈臣下之道哉使此時復生一董卓則斯民其殆矣惟聖王之心憫時俗之哀敝矜愚下之無知委曲周全諄復訓諭猶父母之於子于再于三而不以為病又命衆悉至于庭其意專主於羣臣而已蓋倡為浮

言以搖撼衆心者羣臣也故呼之使前曰予告汝訓汝等謀黜私僻之心無傲而不聽上命無從康而不肯遷都我念先王所與共政惟圖任舊人而已舊人能與先王同心凡先王播告之下舊人能宣其指意使民曉然知上之心是以先王每事不敢慢易出言不敢輕忽遷都之命一下民皆變動而為行計今汝等乃不然乃不體上心聒聒喧啾起造無根之語不知訟誰之短也非我自大此德以遂此行則為汝中輟矣今不有以警動

惟汝等是含容使汝不畏人主是我觀火之燎原而不撲滅也如此不已是我拙謀以成汝過也汝不悛此心我將誅汝矣必使汝等知君臣之分如網之在綱知他日安定之功如農之力田而後已汝等能黜此私僻之心毋為譁言以取虛譽其務遷都以實利施於民以至於爾親屬果能如此我方敢對衆大言稱汝有積累之德非一日造作以要虛名也乃不畏人主不聽我命是傲上也是施大害於遠邇之民使皆傲上不肯遷都是

惰農自安以從康也不昏作勞不服田畝使皆怠惰從康也農不力田罔有黍稷將饑而死矣今不遷都罔有安利將自喪其生矣汝等今造險膚不和吉言于百姓是乃汝自生毒害自入禍敗姦宄以斷汝命以受誅罰自災於厥身汝自先以惡率民罪有所歸汝受誅罰之痛雖悔何及哉觀此憸民小人以口舌為事汝等頗似之然憸民聞箴言尚知畏懼蓋箴言既來儻不改懼其禍敗之發有過於口舌之傾覆者箴言尚可畏矧予有

生殺之權能制汝短長之命乃不知畏乎汝等所見有未便於心者汝何不别白為我言之而造此浮言恐動沈溺於衆人汝何心乎我觀汝浮言胥動相煽而起若火之燎于原雖不可嚮邇然而豈不可撲滅乎事至撲滅則亦已矣無可救矣豈有好為苛虐哉則惟汝衆自作非謀非我之咎也顧汝等所為如此宜速擯絶矣然念古人有人惟求舊之語故我未敢自決又有器非求舊惟新之語故我決欲遷都又念我先王及汝祖汝父

相與同其勞逸今一旦敢動用非罰選戮其子孫乎是以我世選爾家之功勞不掩汝等之善汝豈不見大享于先王時汝祖皆得配享乎然我作福作災一循天理雖念汝祖父不敢動用非罰及其子孫而汝等自作弗靖亦豈得動用非德而妄貸汝等乎我告爾遷都之難不可輕易若射之有志審詳參訂一發破的可也今朝廷老成人知先王典故皆以謂當遷汝不肯遷是侮老成人也孤兒幼子待父兄以有生汝不肯遷是弱孤有

幼也汝等不可顧目前所居之利不謀所居長久之利
長久之利無若遷都胡不勉出汝力無或從康聽予一
人之作猷無或傲上顧汝等所為私僻如此不已有死
之道我當有以勸沮之今無有遠邇親踈有罪即攻之
不養汝至於死地有德即彰之必使汝興於善道如此
遷都而善則是汝衆之力遷都而不善則是我有餘罰
盤庚自任如此必其所見出乎羣臣之上也凡爾衆臣
其致我此意遍告斯民使下民通曉上意無或以爾浮

言疑惑民心太史公曰自仲丁以來比九世亂諸侯莫朝盤庚之立適當其時是時風俗衰敗無復知君臣之分亦不聞賢哲之風各弛慢職事各紊亂名位各喧囂多口故盤庚總其過而目之曰自今至於後日各恭爾事而不可弛慢各齊乃位而不可紊亂各度乃口而不可喧囂倘或不循罰及爾身其可悔哉嗚呼觀盤庚丁寧勤苦如此亦費辭矣余於諄復之中獨見先王忠厚之心商鞅變法志在必行項羽行兵盡阬秦衆夫民心

未曉當委曲詳盡以告戒訓諭之使之心安氣平可也不是之問曰我君也汝臣也我所欲為汝當聽命汝何人而敢疑何事而敢與有不吾聽命殺之坑之耳此以犬彘草菅視民也哀哉董卓曰天下之事豈不由我我欲為之誰敢不從盜賊之言類皆如此盤庚為臣下如此傲悍乃從容訓諭略無忿疾之心與多士多方之篇相為照映乃知聖王之心在此而不在彼矣東坡先生曰不仁者鄙慢其民曰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為一

切之政若雷霆鬼神然使民不知其從出其肓敫心腹腎腸以與民謀哉可謂深見先王之心後世之暴矣故并録之

橫浦集卷七

橫浦集卷八

宋　張九成　撰

書傳統論

盤庚論中

此盤庚將遷又恐民當道塗跋履艱難辛苦將有怨咨吁歎之事故先委曲開喻使之忘其勤勞而曉其志意也自盤庚作至登進厥民皆史官形容其當日之舉動

與精神而傳録之也言盤庚之去耿非玩遊逸豫也惟涉河以民遷而已又以善言誘弗率之民大告本心用誠其有衆蓋衆心為浮言所動務為閉匿多不以誠事上今盤庚布腹心以起其誠心使衆皆尊嚴其心毋敢輕易列在庭下也則又登之使升進之使前委曲告之曰汝明聽我之訓誨我有命令汝毋或荒失以取禍咎也則又嗟嘆而語之曰古我先王以心相傳無不以敬民為心而先王之民亦以保君為心上下一心相與同

其憂慼故凡一動一作少有不視天時而行止者浮如物之浮水一聽水之行止亦如先王動作之順天時一聽天時之行止豈敢容心於其間哉自太戊有桑穀之祥是天亦降大虐于商也故仲丁以來隨天時以行止而不以舊邑爲懷故至於今五遷也然其所作豈快一已之嗜慾哉一視民所利而遷耳汝今何不念我先王之事所以聞於後世者惟以敬民爲心故其遷都意使汝民相與底於喜慶康寧之地非如有罪而投諸四裔

之比也我所以如此呼名汝衆懷此新邑者非我自快耳目之玩也亦以汝民之故而已盖汝民之志志在喜慶康寧今此邦將有蕩析離居之災故我從汝志徙於喜康之地是以今我將用汝遷之邑殷以為安定之計汝其可慢乎然我心所困苦者以耿邑將有非常之災而汝等偃然自安不以我心之困苦者為憂乃皆聽險膚之說包藏於心不肯宣露不生尊君親上之念動皆疑貳無復以至誠感動於人主者然而汝何能為哉汝

乃自窮自苦而已我觀汝心猶若乗舟理在濟涉而靳固留戀坐觀所載日向臭敗如耿邑理當遷從而懷安戀舊日待非常與之俱斃所以如此者無他亦誠心易間或進或退進閘我言則有遷意退受浮言則又懷安往往相與沈溺於大禍而後已畧不稽考先王故事以從遷徙至大禍已臨乃方自怒其不遷不知其何所濟乎汝據目前之利不謀長久之計不思災患之來是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豈非大勸憂乎倘如汝

意而不遷是止有今日而無後日也汝將相與淪於幽陰陷於死地何得復生在人上乎我今再訓誥汝汝當一其心勿聽險膚之言起稔惡之念以自臭汚其所為予恐險膚之人倡險膚之說倚乃身以為姦迂乃心以為惡將陷汝於死亡之地予憫憐汝為小人所刼如此故丁寧訓誥以迓續汝今之命於天我虛心下意以勸諭使汝回心向道改過自新耳豈脅以刑戮之威乎以此誠心敬汝養汝所以然者以我念先王曾勞汝祖先

汝乃先正子孫豈當擯絶汝而不收乎所以大能進汝於爵位者用仁心以懷汝耳非以威也倘我徇汝之意而不敢遷權柄自下綱紀紛如是失於政也我倘如汝見眷戀久安於此耿邑是陳於兹也則幽冥之中決不我貸先王在天將降罪疾於我曰汝胡得怯懦愚暗以吾之民納之於死地而虐之乎汝萬民乃不以生生之計為念止以目前為利乃不與我同心是非我之罪也罪有所歸則我先王將大降與汝罪疾曰何不與我幼

孫同心致我國家有失德乎夫顯明之中倘有罪罰尚可曉曉也幽冥之中鬼神責罰自天而降汝復能聒聒道說乎且人主斷罪以刑鬼神斷罪以疾曰降罪疾者謂斷罪以疾也古我先王與汝祖父同其勞苦以養斯民今汝亦與我畜養此民汝不惟民之念乃有戕賊在心傳曰毀則為賊戕毀也戕則在心是賊心也包藏賊心陷害斯民使之趨於死地汝所為在此我先王與汝祖父其肯已乎蓋先王與汝祖父相安國家不安則先王

不安先王不安則汝祖父不安矣汝祖父不安則將如之何將斷汝棄汝不救汝使之以疾而死也且遷都之舉民平時藏蓄不免暴露將有見之而動心者則有作誓於鬼神曰凡我亂政同位之臣敢懷姦心乘權挾勢貪饕兼有他人貝玉者則汝祖父當大告於先王曰作大刑於朕孫開道高祖大降不祥非特使汝疾病而已將使汝家有非意之禍倉卒之變凡人間不祥皆當萃于汝矣則又總而告之曰嗚呼今我告汝不可易也汝

當久敬之無或懈怠大憂之無或輕忽使我與汝同心一德無相絶遠矣相絶遠則死生異路矣汝不可并為一黨牢不可破當各分其心謀長久之計從我以遷也汝人人自有中道今所見偏頗中道掩沒倘如我訓各求長久則中道自見惟理是趨是設中于心之義也乃有不吉不道凶殘小人不守常分而顛越不畏刑法而不恭暫遇一時之利而為姦於外為宄於内以相結約將為盜賊以掠奪人之所有者我豈貸汝哉小罪劓之

大罪殄滅之無遺子孫無易種類于此新邑今我此遷將大變斯民為士君子豈容凶殘小人盜賊遺類雜於其間哉則以遷徙之間必有此事不可不預防也往矣哉將為生生長久之計故今我用汝以遷永建汝家國矣且盤庚告戒動以鬼神警動之何也此風既行得無有姦人倚此以為姦乎盖各一時風俗不可以後世之見而可否之也商人敬鬼盤庚以風俗衰弊訓誨不能遽革之故因其所畏而警戒焉然亦豈誑誤之哉幽明

一理也古人有言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是明之禮樂即幽之鬼神也得罪于人者必得罪于天而民愛之者天亦必愛之也茲理之自然無足怪者學者其深思而謹取之

盤庚論下

此盤庚已在新都所作之篇也專為士大夫設蓋未遷涉河時則并臣民而告之欲其上下一心以從我之號令也今既在新都民各安業無他心也所以圖天下之

治者正有賴於士大夫不可少失其心焉故此篇勤勤懇懇告飭在位不復以刑罰爲言第陳所以遷都之意而勸諭安慰之嗚呼盤庚之心可謂忠厚矣其未遷將遷時則多苦切嚴厲之言而其既遷也其辭語乃安平深厚是知下篇乃盤庚之本心而上篇中篇之言皆不得已以濟事也上中二篇譬如拯焚救溺焦體濡足紛呶叫呼豈暇爲雍容之言至於下篇則如拯救之後各有生意率皆嬉怡歡笑互相慶賀戒勸而已豈復爲此

急迫之態乎觀書者能識其意則三篇之說渙然氷泮矣

說命論上

史記曰盤庚崩弟小辛立殷復衰小辛崩弟小乙立小乙崩子武丁立是為髙宗髙宗夢傅說一旦自匹夫使為宰相其亦異哉曰此盖甘盤之力也周公知此意故曰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而不曰傅說也何以知其然哉髙宗將興起成湯之緒亮陰不言既免喪又不言盖

知朝廷羣臣不足以有為也乃恭默思道上通于天乃
授以傅說非其平生學問深入至誠中其得有此事乎
且惟天下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
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賛
天地之化育可以賛天地之化育則可與天地參矣學
不至於誠則不足以運動四海造化萬事惟學至於誠
以此通天以此求相當無不如意者夫上帝尊髙其誰
能見傅說隱遯其誰能知上帝不可見惟誠能見之傅

說不可知惟誠能知之高宗遺落私心一歸於誠私心有隅誠心無隅欲見尊高舉心則見欲知隱遯舉心即知誠其大矣哉高宗倘非舊學於甘盤其能造此理乎此周公所以遺傳說而稱甘盤也觀高宗此篇命傳說之語不知學者有此見識智慮乎是知人主將欲繼先祖之德業立萬世之基本為百王之楷式非學不可學不至於誠亦不可欲知誠乎當以高宗傅說事卜德之進否耳倘未至此無怪乎道德功業之不及二帝三王

也余因傳說事有感發于心者故表見高宗之善學

說命論中

此篇之意皆傳說一見高宗知其非心所在而啟沃之也夫高宗之學能以至誠格天夢賚良弼可謂盛矣尚有非心何哉曰君子無所不用其誠倘誠止於一處不能運用於萬事間此非聖王之道也如羿之射良之策班之斧秋之奕僚之丸庖丁解牛梓慶削鐻痀僂承蜩皆誠止於一處雖即事而神而不能運用於萬事此所

以易地而處則拱手而無所長矣此所謂曲則誠耳非天下之至誠矣惟天下之至誠則無處不誠矣在我有一念之非在天下有一事之失皆不得謂之天下之至誠蓋至誠無息故也傅説將挽高宗進於此地豈止夢帝而已乎中篇之戒諄諄如此是所以大其所學也

說命論下

高宗聞傅說中篇啟沃之戒專在於忱誠而知夫誠之所以誠者有在於學也故於此篇首有舊學于甘盤之

說又有麴糵鹽梅之說其望於傅說者豈淺近哉傅說之對乃以學於古訓為言其意盖使學有所準的而已人之學問倘無所準的則茫茫渺渺何所適從昔孔子以周公為準的至形於夢寐顔子以孔子為準的至勞於瞻仰今高宗倘以成湯為準的則治心修身與夫平天下國家之道昭昭然森布於心目之間矣傅說盛稱惟學遜志厥修乃來惟斅學半厥德修罔覺其大如此乃終於監于先王成憲而已是使高宗以成湯為準的

也高宗以謂我豈能自致哉亦有頼於傅說耳昔成湯頼伊尹今我頼於說其言語答問如珠貫璧聯明良相會眞不虚語

高宗肜日論

嗚呼余讀高宗肜日乃知古之諫爭之法如此其優緩也夫祖己之意正以高宗典祀厚於近廟至有雊雉之異故作此書為戒而其書之所言乃言民之中絶厥命者亦不知理義也不若德不聽罪則孚命以大若德聽

罪則孚命以永其意在民初若不切於高宗其終乃言王當以敬民為主無或媚神以求福至典祀厚於近廟也其意優緩如此是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下既無失言之責上又無拒諫之名此三代諫爭之法也學者不可不熟思

## 西伯戡黎論

史記以謂紂賜弓矢鈇鉞與文王使得征伐為西伯西伯陰修德行善諸侯多叛紂而往歸西伯夫修德行善

臣子之常何以陰為哉此蓋紂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勢以為皆出已之下文王豈敢顯然修德行善以取其誅戮乎既而紂日夜失人心文王日夜得人心故諸侯叛紂而歸西伯西伯雖欲辭焉不可得也諸侯聽西伯號令者皆有志於為善黎侯乃恃紂為惡詈不畏天下公論故西伯仗義以征之其意亦以警紂也夫紂所恃以暴虐者天下也今天下既歸文王至文王敢稱兵伐近王圻之國亦可警畏而修省矣使紂修省文王則將

率天下諸侯北面而就諸臣之位不疑也祖伊見西伯戡黎此所以恐而奔告於受也祖伊以天命將絶格人元龜罔敢知吉民罔弗欲喪之事告之事亦迫矣是天命將歸西伯矣紂乃偃然自以謂不有命在天與桀對伊尹之言同乃知亡國之君其心符合如此單于曰我天之驕子也無知之人大抵安於為惡以天自大嗚呼天豈為無道之淵藪乎其亦可謂愚矣祖伊忠國愛君之心甚切余上遡其心為之流涕而不忍讀此書也

## 微子論

嗚呼觀微子一篇則人臣去就之義見矣商之亂至此極矣無可為者然三人之心尚庶幾其萬一焉故微子之去國以警紂比干則直諫以警紂紂殺比干至箕子獨佯狂而不死者尚庶幾紂之警悔吾可以成就之也紂終不悔而死此三人者一存宗祀一守死節一陳洪範去者非叛死者非激生者非偷故孔子表而出之曰殷有三仁焉以此知臣子之處心當究觀微子一篇可

也又以知所謂仁者或去或死或留皆仁也倘以去為是而留為非以死為是而生為非皆常人之客氣而非聖人之道也第顧其心於宗社如何爾

## 泰誓論上

下武詩序云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西伯戡黎近逼王畿其伐紂之心已露矣文王伐紂之心已露是天心已欲伐紂矣文王之心即天心也文王為西伯九年死武王服畢十一年觀兵孟津以卜諸侯之心退

而待命以卜紂之善惡紂暴虐滋甚是天使之為惡而來佑周家也何以知之孟子曰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則紂之為惡不悛豈非天意乎天何為惡紂如此也曰商家之歷數盡已久矣特以聖賢六七作輔相裁成於冥漠間有不可得而絶者紂之資稟蓋天生亡國之君也紂懵不知改故十有三年春武王大會諸侯蠻夷以伐之其伐之者順天意也天道茫然誰識其意此說倘行得無啟姦臣賊子動以天為說乎

曰不然人意即天意也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此人心皆叛紂也人心叛紂是天已絶紂矣予有臣三千惟一心此人心皆歸武王也人心歸武王是天已歸武王矣武王伐紂非武王伐之也乃天伐之也使武王有一毫私心而不出天心是盜賊也此篇之終曰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豈欺我哉是則桑穀之祥雊雉之祥其禍乃見於此也商緒絶矣嗚呼傷哉然而有一桀必有一湯有一紂必有一武王此自然之理也

人主可不謹乎

泰誓論中

上篇總誓友邦冢君下至庶士御事此篇誓西土有衆西土有衆乃武王心腹之師友邦冢君乃賛助之師爾或曰審如是武王何其小哉夫以腹心待人則誰不為腹心以報我何遽分别如此也曰王畿千里有六卿之師而甸服之外皆扞衛王畿者也豈得與王畿並哉故王畿六軍自此大國三軍小國一軍而已由是觀之事

勢當爾武王豈有心哉蓋腹心之師武王與同死生者也故別告之所以牧誓既曰西土之人又曰友邦冢君也此篇大意以謂桀流毒下國湯體天以降黜之況紂罪浮於桀予其可遏天命乎今夢卜協吉而受衆離貳我師協同今日之事有進無退可也蓋聖人舉事不苟然也必當審諦紬繹隱之於心驗之於衆斷之天地質之鬼神不悖不疑不愧不惑然後沛然作為不可復止豈有中輟之理哉告腹心之衆使之必往無或顧慮以

謂不復如十有一年觀兵孟津退而俟紂之舉矣

泰誓論下

此篇總受罪惡以誓西土之衆蓋欲發起衆士怒心使視受如仇敵必欲殄滅而無遺也懼其有私心者起不忍之心故以賞罰誓之夫不忍之心仁人之心也而曰私心可乎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天下公心也見惡人而不忍豈非私心哉此所以誓之使知所畏避焉嗚呼君臣至此亦天下之不幸矣武王不幸值如此君

至於如此立誓知我罪我其惟春秋此所以有伯夷之非而又有孟子是之也余讀堯舜二典至君臣賡歌都俞之間如享鈞天九奏之樂使人玩味不厭至讀湯誓太甲泰誓則如入狴犴中見桁楊桎梏之器聞鞭箠撻決之聲使人憂愁無聊無復生意況湯武當此時乎此余所以憐湯武之不幸也

橫浦集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横浦集卷九至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柳邁祖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范鐘

# 橫浦集卷九

宋 張九成 撰

## 書傳統論

### 牧誓論

此已至紂郊而誓也泰誓上篇誓友邦冢君至庶士御事中篇下篇則誓西土有衆至牧誓則并西土與夫友邦冢君微盧彭濮人而誓之故其言曰王左杖黄鉞右

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此誓西土之衆也繼曰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至微盧彭濮人此誓諸侯蠻夷之衆也西土之衆腹心之衆諸侯蠻夷之衆乃贊助之衆夫紂之惡逺及蠻夷乃至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偕來助力欲并亡之則當時天下之心可知矣昔漢髙祖起師而巴俞閩粤之君皆來効力為人主而天下欲亡之則其辱宗社也深矣此篇所誓大槩教以戰陣進退步武之法以武王親為大將以破紂無道之師何曾縱洪爐

而燎毛髪哉商家社稷自此亡矣吁可傷哉

武成論

武成之義以謂武至此而成不復用也夫武王所以起兵者為何事哉為誅紂耳紂既已誅武功已成矣復安用武哉此篇所主謂武王歸馬牧牛偃武修文不復用兵耳所以高百世而垂後昆者莫大於此也

洪範論

武王勝殷殺紂雖快四海天下之心然殷家宗臣當痛

入骨髓何者邦家既亡宗社已殞君父銜戈此何等情意哉箕子不此之問乃為武王說洪範嗚呼此豈人情也哉此豈人情也哉豈後世人情與古人絶不同歟抑古人之於君父專以理論畧不以情論歟然而余深攷此篇乃有微旨在其間足以見箕子之用心矣夫洪範乃天下萬世大法也箕子之喪君父失邦家乃一已之私心也從古以來君臣易位邦家興廢固難必也而天下大法蓋自有天地以來不可失也大法在箕子不為

武王陳之是以巳私怨坐廢天下萬世之大法此特淺夫賤士之識趣爾箕子肯為此哉所以抑情下意為天下萬世而言不為武王言也其書非箕子自作他人有不能至者何也不能深述箕子之深意也其書稱祀而不稱年稱王訪于箕子而不言箕子之朝王稱王乃言而後箕子乃言深見箕子為天下萬世大法不得巳之意若其傷痛之心與後世之心同也東坡述箕子出處甚詳此未及叙

## 旅獒論

余讀孟子嘗怪其云人不足與適政不足與閒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夫君心之非何由而見之及讀旅獒見召公諄諄如此然後知古之大人其事君也猶子事父母也子于父母同氣而異息同心而異體故人子之心拳拳體父母之心知其喜怒哀樂寒煖燥濕之節以調養之臣之於君亦然專體君之心而察之召公

體武王之心故武王稍有放怠則召公已知之而訓戒已洋洋乎耳目之閒矣夫當紂之未誅也天下之責在武王天命之定在武王文王之業在武王武王於是時其心肅然無敢少怠使西旅於此時而獻獒武王敢受之乎及紂既受誅矣天下之責已塞矣天命之歸已定矣文王之業已成矣使武王之心常如紂之未誅時則西旅獻獒固將却之今武王既誅紂既通道於九夷八蠻其心亦稍放且怠而漸起狎侮之心矣何以知其稍

放且怠而起狎侮之心乎召公於受旅獒時而見之故
召公區區為此篇以訓焉深察其言有若嚴師尊父之
訓於未知稼穡艱難者何哉夫仁義何常之有蹈之則
為君子背之則為小人使武王此心一開不有以救之
其去紂也不難矣觀其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
功虧一簣之言何其悲辛警切如此也嗚呼緜緜不絶
蔓蔓奈何毫毛不拔將用斧柯勿恃聖人之資而輒放
怠也非召公高識遠見體武王之心見其微有放怠之

非狎侮之漸格而正之則武王未可知也武王自是其敢少怠而入狎侮之路乎豈不見晉武帝自平吳後而侈心作唐憲宗自平淮西後而侈心作唐莊宗自滅朱梁後而侈心作皆為不終之君使無召公之訓烏知武王之克終乎孟子曰湯武反之蓋謂此也余於旅獒得孟子格君心之義故表而出之使為人臣子者當如是也

此篇之書何其異也周公作册以代武王之死成王出郊而天乃雨反風豈不異哉唯其異也此金縢之書所以見取於吾孔子也以後世淺薄之心觀之豈有此理哉夫天人一心本無彼此自是學之不精不能盡識流蕩人欲故此心不見爾惟學問之深者人欲不行驚憂之迫者人欲暫散故此心發見焉此心既見則天理在我耳欲代武王欲天反風惟吾所造如何耳周公作册而武王疾瘳此學問之深者也成王出郊而天乃雨反

風此鶩憂之迫者也所以皆足以動造化焉造化何在吾心而已矣吾心如此其大而或者以人欲而狹之殊可悲也孟子深識此理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夫知天在盡心而事天在存心則人之於心其可不謹乎此余所以表而出之

## 大誥論

此篇周公攝政代成王大誥多邦及御事以征三監之

意也此事正在流言時未必成王之心也當時柄在周公而周公身受武王之托故專此事而不疑以謂區區之心天必知之武王知之若以嫌疑為自安計則吾與武王辛勤艱苦成此基業一旦坐觀其將墜而不救此亦何心哉然而以後世觀之周公所以自謀者亦已疎矣以是知古之聖賢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不為身計為天下國家計疑在成王忠在一身周公心與天通與鬼神通則成王疑心自當破散而吾之忠誠自當見矣此

篇益見周公之忠益生成王之疑余反復讀此輒為之
三歎周公以為三監賊也在所當征成王以為三監忠
也周公擅兵權以騁私欲殺三監以滅口耳事既如此
而邦君御事又以為成王當考翼不可征周公諄諄以
卜乃先王之所信而十夫予翼賢者又以為當征武王
所圖之事所圖之功所指之疆土豈可中輟為他人凌
踐哉所以獨忤君心獨違衆議以十夫為助而秉此忠
誠上通天心下通三王之心以征之征而成功成王愈

疑非上天明其忠嗚呼周公之負枉其有既乎

## 微子之命論

微子蓋帝乙長子特以其母初賤而生故不立其母後貴而生紂故紂得立然而紂無道亡天下其子武庚又背叛亡其國商緒宜絶矣周家忠厚不忍滅商宗廟社稷卒封微子以為商後且使成湯以來不泯祭祀凡三十二傳而滅於齊是全湯之宗祀者微子也使微子繼帝乙有天下豈有牧野之事乎嗚呼自堯舜之風一變

其間禍故可勝道哉余深痛啟之不能上繼唐虞而使後世至此極也悲夫

康誥論

三監既誅乃盡以其地封康叔然周公不以封微子何也微子賢者也夫何疑哉蓋所以一商人之心也武庚之叛以故都之人思商家舊德故因以騁其區區之忿焉今微子雖賢商人見微子乃商家子孫其心不能無感傷姦雄乘此又將生變如此則天下何時可一乎周

公奇謀密計以周家懿親主之不復以商氏子孫雜於其間如此則姦雄亦知無可奈何而其起亂之心止矣微子在宋自不害修湯之禮物而周家忠厚仁義之心已炯然著在天下豈非經綸之妙乎若夫此篇所主大抵在明德謹罰不特恃區區刑殺專以明人道之大倫以教商民而已此所以見周家之盛歟

酒誥論

治國如治病善醫者知病之所在而藥之表則汗裏則

下虛則補實則瀉故死者生危者安儻醫不識病表裏虛實汗下補瀉一切顛倒而舛施之故生者俄死安者忽危治國不知病之所在而詔令紛紜刑罰峻密徒失民心爾無補也周公成王知商之病在上下荒耽于酒故康誥之後專為此篇以藥之且舉文王誥毖誥教之說為凖夫文王之治亦多術矣豈特為酒一事予以商民病在嗜酒故取文王戒酒之說以實之所以使康叔法文王而藥商民也審知此說則治天下者非高見遠

識果足以運動四海乎

## 梓材論

余觀此篇言若作室家若稽田若作梓材義亦衆矣而史官獨以梓材名篇何也曰梓材之義其義深長非若稽田室家之義也以謂猶梓人之治材也梓人治材既加樸斲之勤不可已也必塗以丹雘然後内實外華適於用而要於久成王周公之意以謂文武造周黜商亦已勤矣而商俗未革猶當以禮義養之使人自愛自重

皆有士君子之行和順積中英華發外則成王周公之心足矣此史官所以體成王周公之意而獨以梓材名篇也

## 召誥論

此誥召公以成王將即位故因營洛而為進戒也營洛何為乎周官曰以土圭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

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植之洛邑正當天地之中其建王國也宜矣夫履至尊而制六合莅中國而撫四夷儻非擇中和之地以安處之其何以變移四方之風俗使皆出於中和哉然而成王未嘗都洛也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至平王避犬戎乃都於洛其區區為此不急之務何哉曰是有説也太史公曰其居洛邑則四方朝聘貢賦道里均焉而車攻之詩序曰宣王能

內修政事外攘夷狄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是成王雖不都洛而會諸侯時必居洛邑焉是太史公朝聘貢賦之說是矣非特此也召公之意以周公攝政履天下危事居天下疑地今天幸成王年長周公之忠將有所見脫危事而去疑地豈可不使四方曉然知之且以垂後世法哉故因營洛時庶邦冢君庶殷越御事咸在大明周公還政之忠而當千官萬列之前告王以敬德受天命也蓋天難諶命靡常疑若不可測識也召

公歷陳夏商興亡止在敬與不敬而已故不敬則皆墜厥命敬德則惟有歷年敬之一字其行甚要其功甚博何謂敬妄慮不起百邪不生是敬也顧此敬處即天命也惟有歷年夫何足怪不敬則思慮紛亂私邪横生其去天命遠矣早墜厥命亦何怪乎人常言天命在彼今而後知天命不遠在我而已何以知其在我哉行吾敬則是天命豈非天命在我乎召公反覆以此一字為言豈召公平生所得在此一字而自后稷至文武傳心之

法止在此一字乎嗚呼後世人主以敬而得天命不敬而失天命者亦多矣召公之意豈特為成王設哉抑亦垂示凡有天下者皆以敬而已矣故於庶邦冢君庶殷御事前昌言之而不疑使成王之心竦動森列苟不敬徵起則如見召公進戒時庶邦冢君庶殷御事在列時其敢忽乎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此召公所以當庶邦冢君庶商御事前陳召誥之義也學者不可不審至於攝政以俟人主年長而復子明辟此君臣

之大義而元老大臣之忠正也當庶邦冢君庶商御事於營洛時而舉此大典其垂法萬世亦已大矣莽卓操懿宋齊陳隋皆不知此義此所以為天下後世罪人也嗚呼

洛誥論

余以召誥攷之周公以三月十二日乙卯至洛二十一日甲子以書命庶殷二十五日戊辰王在新邑此書之作大抵王以年幼未能辦國事未容周公之歸也其書

宜在命庶殷之後而庶殷之丕作宜在戊辰之後也不如此說則齟齬參差其說不合然則此書有往新邑伻嚮即僚之語疑若在豐而為此書也余以日月攷之周公三月二十一日已在洛都非與成王對談安得拜手稽首誨言之辭乎然則往新邑之往宜與自今以往之往同然後義理流通不相阻礙或曰伊尹歸政即曰罔以寵利居成功乃超然而歸周公拳拳誨諭有不忍去之意成王留之固確矣周公遂爾不去比伊尹為如何

曰聖人斟酌變故審處時宜進退去就皆合乎道豈可以凡心俗慮可否之乎當伊尹時而不去則有亢龍之戒當周公時而去則有巨擘之譏學而不至於識時奚以學為哉此又周公之遺意

横浦集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 橫浦集卷十

宋 張九成 撰

## 書傳統論

### 多士論

此多士者周所謂頑民乃商家之忠臣也葢其被紂之酷如在湯火中一旦武王伐紂民雖皆有生意既而見有天下者非商家之子孫在朝廷者非商家之大臣往

來導達者非商家之使者則又悲辛忿懣故欲與武庚舉事再復商家之社稷也由此觀之豈非在商為忠臣乎然而在周謂之頑民者何也周武王伐商非為一已乃救此無辜之民令得安居樂業乃反怨叛非頑而何然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商久矣商人謂周於我何有哉周公無如之何所以作此奇計營建洛邑遷商民於是使其耳目一新心志變易日見周之士大夫日聞周之號令日被周之德化變念商之心

為念周之心豈不究轉巧妙乎觀此所誥其言溫如春陽潤如時雨使之有感動之心而無鬬狠之意其論遷居於洛則曰是惟天命無我怨論夏迪簡在王庭則曰予一人惟聽用德既安慰其勞苦之餘又開勉以選任之意使人人自喜有仕宦之望而無擯絕之憂有一家之心而無防閑之苦嗚呼周家忠厚之風其亦見於此乎

無逸論

余觀周召之於成王所陳在敬所戒在逸盖敬則不逸

逸則不敬以敬為心則為恭為畏為不暇為克己尊先王之典彛而享國至於長久以逸為心則為傲慢為耽樂好田獵峻威刑聽小人之邪説而享國不克長久此理之自然者也嗚呼人主之有天下上焉則受皇天之畀付下焉則司萬民之性命内焉則祖宗社稷之所依外焉則蠻夷戎狄之所賴其任至大其責至深此豈細事哉如此重器必以敬為心者乃能負荷之其可以逸豫之心持之乎歷觀自古以敬保天下者僅能無失而

以逸豫為天下者必至於覆宗絶祀周公戒成王以此一字可謂知所本矣又歴陳商三宗周文王所為使成王知所準的又歴陳末後逸王所為使成王知所警戒又歴陳皇自敬德及亂罰無罪之說又歴陳小人譸張變亂先王正刑之説其所以為成王計亦已盡矣此盖成王即位之初警戒之事也召公以敬之説陳于前周公以無逸之説繼於後前挽後推左枝右梧惟恐其墜文武之業也其亦辛勤勞苦矣不如是不足以為周召

## 君奭論

此一篇之意皆周公慰勉召公同相成王保守文武之基業召公之意以謂成王幼小一惑流言乃疑周公其才止中人耳而我與周公當師保之任儻或成王不能保守其罪當在於我故每懷不悅常有惟恐失墜之意而欲求去焉故周公以伊尹伊陟臣扈巫賢甘盤之輔商家虢叔閎夭散宜生泰顛南宮适之輔文武告之意欲使召公殭留輔相成王以效商家周初諸人庶卒文

武之業觀其言曰汝明勗偶王在亶承兹大命則其區區之意正謂治亂在我二人我二人在朝則成王焉有不善終者如商有伊尹諸人在朝周初有五人在朝安得不治者其意專以恢廓召公使抗志殭力無自憂沮無以去為全身也周公之心蓋可知矣先儒謂召公不欲周公留相成王故不悦何待周公之淺也

蔡仲之命論

或曰舜殛鯀而用禹周公囚蔡叔而命蔡仲在舜與周

公不失為忠厚之舉矣而大禹蔡仲其何以處之曰聖賢於此其有所處矣父誠無辜天下有公論其子不仕抱痛而死如晉王裒可也父有如鯀績用弗成父有如叔挾武庚以叛禹為司空仲為蔡侯勉力為善以蓋父之往愆可也此仁人孝子之心也儻不論是非以不仕為高而忿恨其上是怙終遂非先王之所不赦也此不可不講

多方論

余讀此篇乃知商家德澤入人之深使人不忘至於如此也又知夫周家忠厚哀憐迷妄不忍殺戮而反覆開喻使之感寤至於如此也是皆先王盛德之事後世所不及矣夫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其深仁厚澤漸漬天下舊矣紂既去武丁未久而又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相與輔相之此遺民所以不忍遽忘商至於同武庚叛又同奄叛而不恤也豈民在紂虐政中如在湯火皆欲脫去而紂

亡周興見夫所以君天下者非商子孫而位朝廷居民上者又非商士大夫號令禁戒所以誥告天下者又非商家舊法此所以悲辛愁苦思為叛亂以復商之社稷也然而周公於此胡不用長平之誅行亡秦之法而區區恃告戒以感動之以告商士則有多士以告諸侯則有多方煩辭疊語諄諄切切如哲父慈母之訓子孫既懼之以威刑如此篇有大罰殛之之語又有離逖爾土之語又誘之以爵賞如此篇有大介賚爾之語又有迪

簡王庭之語或推或挽使之歸於善道何其迂闊也自後世觀之疑若不快人意者夫快意乃秦皇漢武所為而不快意乃先王所以為忠厚之道也快意事豈士君子所當為哉惟先王不忍快意而務為涵養誘掖之道此所以為先王之正道而後世所以終不可及也其至矣哉學者觀先王之道毋於快意中求而自不快意中求之則思過半矣

## 立政論

周公致政于成王其法度紀綱典章文物皆已燦然備具但欲成王擇其人以立之耳故周公作此一篇之書所戒無非任人之事此周公作立政之大意也然是説也豈特為成王設哉為天下萬世無窮之計也嗚呼有此天下非其人而使共政其喪亡也必矣故歷陳夏商以為戒人主當書此篇置之座右儃於是粥於是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可也

周官論

成王由周公克由繹之之説深得用人之術思為天下後世計乃以其所見作為周官以謂必如是者乃為三公必如是者乃為三孤如是者為冢宰如是者為司徒以至為司馬為司寇且總告别告以為子孫之守使子孫髙明者得其心而常才者得免過居位者有此才則無愧無此才則懐羞其有補於人主也大矣

君陳論

昔周公營洛使成王於此朝四方諸侯而處商之頑民

於東郊謂之成周則成周乃洛之一邑也謂處頑民於是故尹東郊之人其任為甚重其責為甚專昔龔遂治渤海謂宣帝曰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故成王之告大抵欲調和之而已如寛而有制從容以和之説無忿疾于頑無求備於一夫之説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之説是也又使之一切便宜從事如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之説是也大要欲不失周公本意而已故有式周公之猷訓懋昭周公之訓爾惟弘

周公丕訓之說周公本意如何哉欲教化頑民使之歸心周室耳君陳儻能因事制宜不拘法制優柔涵養使民自歸於善道則周公之意得而成王之說行矣此作君陳本意也

顧命論

顧命之義以謂成王將崩顧祖宗基業傳之後嗣而有付託之命也抑余嘗怪堯舜禹湯文武亦聖矣而堯無顧命舜無顧命禹湯無顧命文武無顧命何哉嗚呼死

生之際鮮有不亂者故春秋之法尤嚴於死蓋人君之死也必居正寢不死於婦人之手其書法曰公薨于路寢者得禮也書公薨而不言所在則深痛之也魯隱公是也孔子作歌而死曾子易簀而死子路結纓而死子張有庶幾之言而死此皆聖賢之盛事也堯舜禹湯文武無顧命則已見其死時乃平生典謨訓誥中事耳豈亦為異事哉此所以無顧命至於成王特中材之主爾周公大聖也而疑之管蔡流言也而惑之曾不若昭帝

之於霍光孫亮之辨鼠矢也平時如此死盖可知及夫周公為師召公為保太公在前畢公在後四子挾而維之一日即位天下廓如也觀周官之勑戒君陳之訓辭森嚴尊大儼乎如天帝之臨北極也此盖學問之力也至其將死也而告命明白如此真可謂難及矣此所以有顧命之篇而列於左史焉孔子取之盖以詔天下後世人主勿自棄也成王前日如此而後日乃不可及如此可不自勉乎其意深矣或曰太甲亦前愚後智也何

以無顧命曰太甲悔過之語已足以見其所存矣而伊尹乃告之咸有一德之大顧不了死生乎此所以不載也或去或取皆聖心之用學者當深窮之

康王之誥論

此篇乃成王崩時適諸侯有入覲者或因朝新主以進戒而康王亦報誥以戒諸侯史官以康王新即位而其告戒切事盡情綽乎已有人君之道故綴而集之以為後世法焉余觀此篇想見唐虞三代之盛而後世不及

也昔帝舜作歌臯陶賡歌令諸侯進詰康王報誥謁乎其相孚也炳乎其相輝也纍纍乎端如貫珠之相聯也讀之使人見忠愛之實想輯睦之風其與夫阿意茍容不敢進一言恆舞酣歌不以斯民為意無一辭以儆勵臣下者大有間矣若夫釋喪而冕服諒陰而有言則有東坡之論在學者宜擇焉

横浦集卷十

# 横浦集卷十一

宋 張九成 撰

## 書傳統論

### 畢命論

嗚呼商民之難服也甚矣於此可以見商之徳澤入人也深人不忘之如此夫以三監之親乃與之同叛以周公之聖君陳畢公之賢前後相繼僅能得其心耳觀周

公處商民一事其巧思深智非後人所可及也如商民之不服在白起處之坑四十萬可也在項羽處之坑二十萬可也周公肯為此乎在晉武帝處之使在邊鄙卒有元海之難在符堅處之用為腹心卒有慕容垂之亂周公肯為此乎嗚呼既不可用之又不可以討處之遷之洛邑使日見周之仁政日聞周之仁聲日親周之仁人君子優游涵養以變易其不服之心如此者三十六年矣難化者或老或死已化者方少方生於是時也得

不有聳動之術以一新其耳目為永久之計乎君陳分正固有具兆矣至於畢公乃曉然旌別淑慝表厥宅里使知為善者如是而尊榮弗率訓典則殊厥井疆使知為惡者如是而黜辱又申畫郊圻使為姦者無所覬謹固封守使居安者常慮危其聳動之術可謂盡矣抑又可慮而為風俗根本者世祿之家是也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使世祿之家盡由於德義則下民皆由於德義由德義則風俗美而天下安不由德義則風俗惡而天下

危有聳動之術以起其心有德義之訓以美其俗則非特中國尊榮而四夷皆受其賜矣顧其巧思深智皆周公經營之君陳祖述之而畢公成就之也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非虛辭也嗚呼古之聖賢其用心若出乎一人若同乎一心後之有位者見人之有功則飾辭以毀之見人之有作則曲意以敗之王濬平吳幾於不免府兵成制破壞無餘聞君陳畢公之風使人抱經而歎

君牙論

余讀舜典一篇歷試禪位受終占象禜告天地巡守黜陟堯崩舜格詢岳闢門明目達聰之事雜然並舉其命九官事亦大矣不過數十語辭簡意足穆然渾然含不盡之意何其大體也降及成王命君陳尹正東郊耳而作書一篇康王命畢公保釐東郊耳又作書一篇今穆王命君牙又一篇命伯冏又一篇平王錫晉文侯又一篇嗚呼何其辭煩而意雜也曰虞舜之書辭不盡而意無盡命者受命者皆自得於言意之表豈待訓諭而知

哉至於後世意不一而辭無窮諄諄喋喋尚恐不吾審也雖可以見仁厚之意亦可以見大道之衰矣余讀君牙篇見穆王稱述先正尊敬先王虔虔懇懇有如將失之之意而訓飭慰勉諄乎有治世之音嚴乎有父師之法表表乎以祖宗為準而不敢越也此夫子所以有取焉豈偶然哉

冏命論

余觀君牙之篇穆王自以謂繼文武成康之緒懼其弗

稱而託於股肱心膂今命伯冏又言文武賴小大之臣
侍御僕從皆得其人故下民祇若萬邦咸休而已寔賴
前後之人正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且曰后德惟
臣亦虛心於治道矣然而治功藐然如此豈君牙伯冏
之不足與有為耶抑豈穆王有其言而無實耶曰是固
然矣君牙乃在昭王時區區無補之臣而伯冏之為太
僕乃見穆王馳騁天下有車轍馬跡而不能正救者也
是二人不足以有為者也穆王其父昭王溺死於漢水

畧無愀復之志而馳騖四方與兩篇之言大不相似是有其言而無其實者也然而余三復兩篇見其懇懇惻怛有足以感動人者何也曰德宗何人哉有陸贄作奉天詔書遂使山東父老為之泣下則夫二篇之命亦必當時仁人君子憫穆王之無志故修辭立誠以勸勵于臣下惟其誠實所寓所以使人讀之必至于感動也辭之不可已也久矣夫易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信矣或曰二篇之意畧不及昭王何也曰此穆王諱父之惡

故代言者亦不敢彊之也曰安知非出於穆王之自為耶曰使出於穆王其懇懃惻怛如此必當大有為於天下盖有是言者必有其誠有其誠者必有其志穆王無志如此以五十之年乃即尊位而乃不以父恥為念區區如兒輩務夸馬力奔走四方此不才之主也安得有此至誠之言故余斷以謂非出於穆王而出於大臣之賢者也學者試考之

## 呂刑論

穆王五十即位令此書言享國百年是即位又五十年矣當耄亂之時乃能大度時宜命吕侯為司寇而訓吕侯以夏時贖刑之法以輕刑辟為事且其書以刑為至重上以堯舜為法苗民為戒主在吕侯乃遍飭四方司政典獄又飭同姓諸侯又飭有邦有土又飭官伯族姓而終飭戒嗣孫焉其言互相發明皆典獄者所當留意也贖刑之法乃詳載於有邦有土之下則知在朝廷所當遵守也非互相發明乎夫穆王非周之令主也周道

之褒穆王實為有罪且以昭王之死不明而畧無痛悼之意乃甘心於馳騁之事而君牙伯冏呂刑聖人取以為書而不廢何也曰訓辭深厚意音懇切穆乎有三代之風淵乎有賡載之作非有文武遺緒能至是乎此夫子所以玩繹而不忍刪也

文侯之命論

余讀史記知幽王廢申后及太子宜臼以褒姒為后而立其子伯服為太子宜臼奔申申侯怒與犬戎殺幽王

虜褒姒晉文公與鄭武公乃即申侯共立宜臼是為平王嗚呼尚忍言之耶以史攷之是平王因申侯殺其父而得立也嗚呼尚忍言之耶春秋之時始於隱公其亦以是乎使平王知有父子方且痛傷求死之不給肯為殺父者所立乎使平王權以濟事方且枕戈嘗膽以報父仇肯命文侯而無一言以及幽王乎今文侯之命止有嗣造天丕愆與夫侵戎我國家兩句而已略無傷痛之辭何也豈犬戎兇暴申侯殘忍初造國家未能勝之

故為此畏懼將以有待耶而在位五十年畧無施設而揚之水之詩發於怨歎是於申侯甚厚報其殺父立已之恩嗚呼尚忍言之耶是特不孝之子而已耳然則此書何足存而孔子不删去何也此盖存之以著平王之罪與肖征同也觀書者當以時攷之可也

費誓論

費魯東郊之地魯侯伯禽方就侯國居曲阜而徐戎淮夷遽興兵侵擾伯禽誓於費以禦之觀其飭戒一何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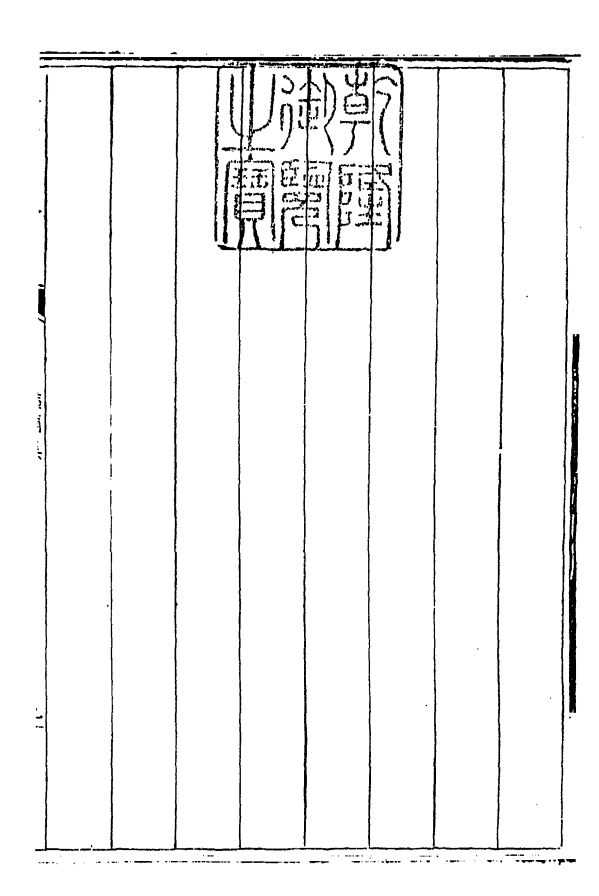
哉葢軍事性命所在一失其幾所害非一夫性命而已其可不嚴耶甲冑干戈弓矢矛刃馬牛臣妾糗糧楨榦芻茭無不告戒其防微早慮如此而襄公不鼓不成列陳餘不用詐謀奇計以謂行仁義豈知周公之子行兵乃如此其微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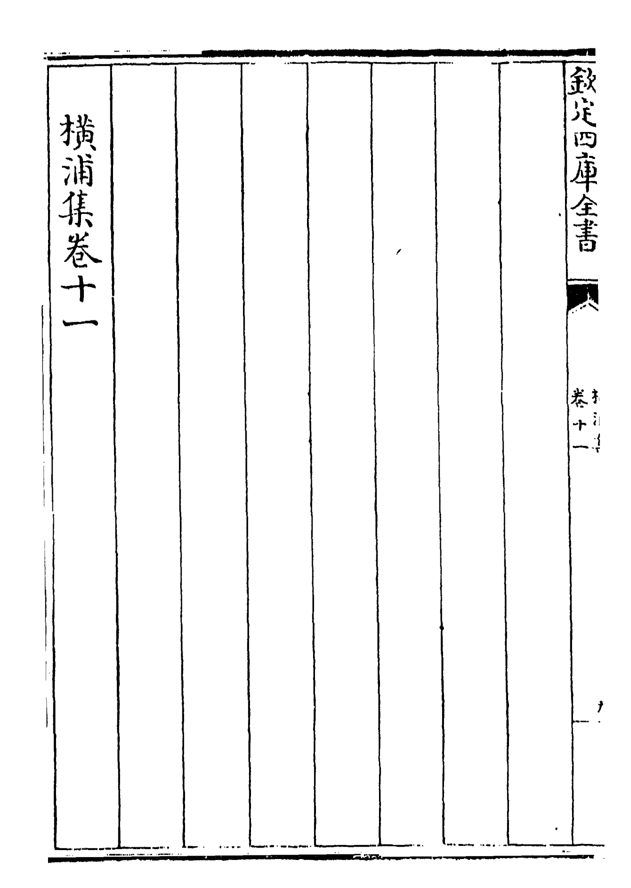
秦誓論

穆公不聽蹇叔之言以敗於晉故悔過而作誓以懲艾前非也然而伯禽穆公等諸侯耳虞夏商周帝王之書

也而以諸侯之誓繫之此學者所以致疑也曰此孔子深意也如王者之迹熄則大雅降而為國風王者之道亡故秦魯升而繫三代於詩以見其亡於書以見其意其意曰平王錫晉文侯而言不及於復讎王道不可望也得如伯禽之用兵庶幾於王道矣又曰王道不可望也得如秦穆之悔過亦庶幾於王道矣取秦魯以補王道所以深痛王道之不復興也夫國風始於平王春秋始於平王王道終於平王而以秦魯補之則平王之罪

可勝言哉夫何故天下之讎莫大乎弑君父而平王君父之讎不報天下之惡莫大乎弑君者所立而平王為太子走而之母家母家與犬戎弑其父而立之嗚呼事至於此王道絶矣平王不勝其罪矣故孔子之意以謂使平王用兵得如伯禽申侯犬戎庶可誅戮乎使平王悔過得如穆公聽言用賢周家其中興乎今而亡焉故痛憤而以伯禽穆公繼於其後也以謂如此二人猶勝於平王也惜乎此義未有發之者余故表而出之








横浦集卷十一